



怪，她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小了，像个透明的小冰蛋蛋。他回忆起他们以前聚会时的情景，仿佛他的妻子是他梦中的一个人物，然后他看到了他的小儿子纳尔逊。“爸，你别死，你可别死！”纳尔逊冲着一股刺骨的寒风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差不多用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，厄普代克让兔子哈利伴随着他成长与老去。这四十年，与其说他是在为兔子哈利树碑立传，毋宁说他是在为整整一代美国人诉说心曲。这是怎样的一代美国人？在《兔子，跑吧》中，兔子哈利是个一碰到问题不是积极应对，而是动不动撒腿就跑的人。厄普代克本人早年患有牛皮癣，又有口吃毛病，这导致了厄普代克心理上的阴影：他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耻，总是害怕因为自己的原因而遭到周围人的耻笑。此外，也因为他的文艺母亲的影响（她出版过一本小说叫《魔力》，那是在她的儿子出版第一部小说的十二年后），厄普代克将自己埋头于写作之中，22岁时，他在《纽约客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，27岁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《养老院义卖会》。

但这位自称“文艺阳光先生”的美国著名作家像兔子哈利一样有着双重性格，也许正是因为内心隐晦的自卑，厄普代克才需要让自己更多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，这是自卑常见的心理学表现之一——就像他为了治愈自己的牛皮癣，拼了命地晒太阳，结果晒出了皮肤癌一样。他对牛皮癣耿耿于怀，因为牛皮癣，他辞去工作，而在他的晚年，他还曾经给他的孙子们写信，让他们对自己的皮肤的颜色（牛皮癣的后遗症）不要放在心上。

兔子（Rabbit）这个词在英文中有“软弱的人”的意思，哈利的逃跑可以视作德国电影《罗拉快跑》中满头红发的叛逆女罗拉的美国男版，但更多的，似乎是不愿正视生活的脆弱。从人异化为一只兔子（尽管是个绰号），厄普代克让我们马上记住了哈利，动如脱兔，却不能静如处子。Rabbit这个词在英语中的另一个含义是：技术拙劣的运动员。哈利尽管在学校里的时候是个篮球



上图：厄普代克《兔子，跑吧》。

高手，但可惜他没能像乔丹一样靠篮球糊口，而只能在家庭用品商店当推销员（《兔子，跑吧》），或者在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（《兔子，回来》），在《兔子，富了》中，他靠卖汽车，上升为中产阶级，但好景不长，到了终结篇，哈利那不争气的孩子纳尔逊又吸毒又同性恋，并且做了假账，将公司陷入破产的边缘，曾经的荣华富贵都如过眼云烟。
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在性生活上，兔子也不检点，他先是在第一部中跟一个妓女鲁丝鬼混，继而在第二部中将十八岁的“嬉皮士”吉尔带回家来同居，到了第四部，他更是打上了儿媳的主意，以至于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我绝不原谅你。”

厄普代克本人的婚姻同样并不能算成功。因为他那久治不愈的牛皮癣，他从《纽约客》辞职后离开纽约，搬到麻省的伊普斯维奇乡下，专心写作，他在那里居住了十七年，最后终于和他还没有毕业时就结婚的妻子玛丽·彭宁顿分道扬镳，留下了两儿两女。平淡的生活——而不是生活的磨难——摧毁了婚姻和家庭，一个美国式的悖论。现在，他终于可以不再考虑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对于他形象的诋毁，并将他所恐惧的日常家庭生活抛在脑后。

2009年1月27日，厄普代克因肺癌恶化医治无效，在丹弗斯小镇上的一家医院里去世，享年76岁。当然，人们还会怀念他，就像他2000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爱的插曲》中，他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为兔子哈利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一样，那篇小说的题目就叫“怀念兔子”。■